



我以前住老城时,喜欢同老武来往。那时我昏天黑地写作,发表寥寥,更莫说名利来缠上我,我几乎完全泄气了,是老武的话暖透了我的心肠,他说:“兄弟,写下去吧,我相信你!”

老武的妻子在天津工作,他也调去了那里。这些年,我同老武遥遥相望,他还时常问起我写作的情况。我有次告诉老武,写点豆腐块文章,不如在单位当个科长。老武鼓励我:“你就朝科长的目标迈进,你是能够当科长的,我相信你!”后来见当科长无望,我就死心塌地再写一些豆腐块文章。但我把老武当作安卧在心里的朋友。

有了微信以后,老武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我们在故乡城市的10多个老朋友拉到群里,起初,问候“早安、晚安”的声音在群里此起彼伏,后来淡了下去,老武接连发红包拉动人气,他还时常说:“等我回来,一起吃顿饭吧。”

前一阵要过年的时候老武回来了,老武提前预约了几个拖着鼻涕一起长大的老

友一起吃饭。他早早来到酒店,把菜谱上的好菜都点齐了。老武这些年混得不错,他是在一个朋友面前很讲究面子的人。令老武郁闷的是,那天请了10多个人,却只来了5个人。

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平时朋友们见面,其实不多。常常是在网络上晒美食图片、晒城市里新开张的馆子,吆喝着哪天一家去吃个遍。可真到了邀约吃顿饭那天,却总是稀稀落落的几个人,还心事重重的样子,很多时间在玩手机。

这些年,我的一些朋友,就这样在网络江湖上深情地来往着,但没有面对面的血肉气息,少了一些面对面相处的“灵魂磁场”。一些朋友就这样渐渐走散了,走失了。或者更令人痛心的是,相互打个电话问候也失去了信心,微信成了永久“黑幕”。天色就这样突然黯淡了下来,他们其中一些人,就这样在口口声声说着“等哪天空了吃一顿饭吧”的邀约中,毫无征兆地永别了尘世。

比如老陶,他跟我有次在街头偶遇,急匆匆的样子,简单招呼后要去办事,他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我大声说:“等哪天,我请你吃东北饺子啊。”3天后,传来了老陶遇到意外事故身亡的噩耗。我独自一人去那家馆子里叫了两碗东北饺子,我吃了一碗,另一碗,是留给老陶的,我边吃边在心里暗暗地想:“老陶,来吧,就今天,我请你吃。”吃完出门,迎面扑过来一股风。好吧,老陶,我就当作是你赶来了,我一个人趴在马路边小叶榕树上,发了很久的呆。

我有时候出差经过一个城市,不忍心打扰在那些城市的朋友们。我这个人敏感,每根头发都如接收信号的天线,也怕受到一点点轻微的伤害。一旦我约他们出来一起吃个饭,要是有人不来,不管告诉我什么理由,我就感觉这个在我内心翻滚的城市里,有了一丝荒凉的气息。有次去广州,走之前给那边朋友打了招呼,等我到了,朋友改口说:“下午要急着办件事,就明天一起吃顿饭吧。”那天晚上,我一个人上了白

云山,默默点燃一支烟,望着这个灯海摇曳的地方。我想,有的朋友,还是如一句老话说的那样,相见不如怀念。我给他发去了信息:“已返回,多保重!”他立即回了信息:“下次见!”

城市的高楼,把天际线不断抬高,那么人的天际线呢,是不是更遥远了?我终于和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一起吃了顿饭,他自我批判说:“没办法,在我们彼此的人生中,其实早已划定了圈子。”我长久无言。那天分别时,我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来往的,只是精神利益啊。”他点头,对我定位的“精神利益”表示赞同。

我就常常想,在古代,那些朋友们往来,是不是坐着马车、骑着马驴,或是宽袍大袖地徒步?车马与人,卷起阵阵清风,那是不是君子往来时,卷起的一股股古风?

如果朋友们相聚一起吃顿饭太难、话题扯得很勉强,吃饭时眼神躲闪、心事重重又心不在焉,那么应该鼓起勇气说:这顿饭,就算了吧。

## 岁月物语

### 海潮浴室

□陈晖

提到当年南通的澡堂子,名气最响的可能当数位于环城南路与南大街交界处东南角的海潮浴室,这是许多南通人内心抹不去的永久回忆。

说起海潮浴室,就连老孙这四个零后老太太都记忆犹新。那个年代,洗澡是一件多么难的事,何况还是去浴室呢!一般是用桶或盆装点水擦擦身子就不错了。在老孙的童年记忆里,去海潮浴室洗澡那是人生头等大事,只有等到过年才会享有的待遇。一大早,大人们都去浴室门口排队,往往要排到很长时间才能轮到,这积攒一年的污垢就等此时进行大扫除,清清爽爽迎新年。哪像现在,能够天天洗澡哟!

七零后梵古提到海潮浴室更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海潮浴室采用锅炉蒸气加热,还是比较稀奇的。以前,家里地方小,不可能有专门洗澡的地方,一般都是去澡堂子洗澡。他最喜欢和邻家小孩结伴去海潮浴室。

海潮浴室起初分一室、二室、三室,那烟雾缭绕的大池,堪比骨头汤锅。后来有了独立的小包厢,木质的包厢门上镶着那种带花纹的玻璃,很好看,里面有个白色瓷砖的小池子,水不深,特别适合小孩子们在里面嬉闹、玩耍。

梵古说,那时,海潮浴室的服务还是很到位的,进门就有递毛巾的服务员,可以换拖鞋。大厅里设有一排排的躺椅,供客人休息。更有卖烟的伙计吆喝着穿梭其间。浴室里,忙碌着好几个年长的服务员,手脚麻利、热情周到。犹记当时海潮没有寄衣柜,有个年纪大的服务员,胖乎乎的,特别和蔼可亲,会拿着一根锃亮的铜头叉棍,把顾客的衣服叉到头顶高高的架子上,现在想来真的很有意思。这些服务员相当见眼生情,若遇见老主顾更是嘴甜得像抹了蜜,跑起来跟眼都像起了烟雾,又是泡茶又是递烟,还不忘递上一块热毛巾,十分殷勤。老主顾都时常被服务得过意不去,除了说“谢谢”,更多的感谢方式就是时常光顾。想不到,在那个年代,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就有了“一切为了客户”的服务理念,很有那种在服务中寻找快乐、在快乐中提升服务的味道。另外,还有泡脚的、修剪脚指甲的,搓背的更是麻利,能把背搓得滑不溜秋,如同抹了身体乳,浑身轻松得“没魂”。更有那些闲聊的,嘴皮动个不停,都不怕磨破,个个聊得热火朝天,小孩子们最喜欢围拢在那里,听大人们侃山海经,迟迟不肯离去。

我对海潮浴室最深的印象唯有用“热气腾腾”四个字来形容,最大的感触则是“逃离”这个词。记得老孙牵着我的小手走到莲蓬头下的那一刻,我就死命闭紧双眼,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声,撇着屁股。老孙使劲拖拽着我,我则使出吃奶的力气,只想逃离。幸亏当时老孙厂里有浴室,每次带我去浴室,老孙都会额外多带一个塑料盆。久而久之,厂里人皆知老孙家有个惧怕莲蓬头的“小活宝”。以至于从我工作到如今,几乎从未在家洗过头,不知是不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当今,公共澡堂子已经是渐行渐远,但相约泡澡的乐趣一定还存在许多人的心中。那是一种畅所欲言的神聊、那是一种淋漓尽致般的舒畅、那是一种无所顾忌的舒心,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人气”聚集,并非当今的汗蒸所能相提并论的。



春意

### “寿头”褒贬录

□安铁生

“四时春作首,五福寿为先。”中国人古来重视生命长寿,早在《尚书·洪范》里就有记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意思即人生有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富有,三是健康安宁,四是好德,五是高寿善终。长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事,即寿为头、寿头,其他一切金钱、房屋都是假的,或说都是附属于生命而存在的。《尔雅·释天》里说:“寿星,角、亢也。”《史记·封禅书》索引中进一步指出:“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祀之以祈福寿也。”古来人们认为寿星是南极老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道教本土神;后来,民间又将彭祖、老子、东方朔等人奉为寿星。《庄子·盗跖》中,将人的寿命分为上寿、中寿和下寿:“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为了表达对长寿的期盼和祝福,人们举行庆祝仪式。早期的祝寿仪式主要是给帝王祝寿。自唐玄宗开始,历代皇帝都要庆祝“圣寿节”“万寿节”;宋明以后,民间也开始给年长老人祝寿。古来人们常用酒来祝福长寿,《诗经·豳风·七月》中有“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记载,《史记·项羽本纪》载“沛公奉卮酒为寿”。北宋诗人梅尧臣在《禽言四首其二提壶》中说:“提壶声,沽美酒。风为宾,树为友。山花缭乱目前开,劝尔今朝千万寿。”历代还用寿桃、寿面、寿碗、寿幛等来表达祈福,且有题写贺诗、贺词、贺联等多种祝寿方式。

民间普遍认为,“寿头”就是“寿星头”的简称,中国人的福禄寿三星中,最受欢迎的神祇可能就是寿星了。寿星的形象也最为特殊,因为他的脑袋太高太突出,如大桃子安于头上。据说这是根据道教鼻祖老子

而设计画出的。《史记正义》载:“老子……长耳大目,广额疏齿,方口厚唇……”古人理解广额的具形就是寿头。山西元代永乐宫壁画上或许有现存寿星最古老的形象,在上千位神仙中我们一眼就能看到寿星,原因当然是他那人难忘的大脑门。古来还认为大脑门的人特别聪明,这些在那时当然是褒义的。

关于寿星的头为什么那么大,据查考有四种说法:一、寿星的母亲怀孕九年尚不能分娩,要待家门口的石狮子双流眼泪时才会出世,后石狮双眼中被人为了抹了血水,月份未足的寿星从母亲腋下钻出,提前出生,脑门就长而隆起了。二、寿星的大脑门与古代道教养生术所营造的长寿意象密切相关,如王母娘娘蟠桃会上的长寿仙果、仙鹤的头部会高高隆起等。三、南极仙翁作为元始天尊的大弟子,在成仙之后急切想见到祖师爷鸿钧老祖,元始天尊却劝解“鸿钧老祖法力无边,一般小神看见他就会化作血水”。南极仙翁不信邪,见了祖师爷鸿钧老祖,其头就开始融化。鸿钧老祖见此情景,心想:这么好的徒孙怎能因一个包袱便化作血水,就随手将身边的一个包袱往其头上一按,才止了血救了他一命,从此南极仙翁的头上就多了这么一个大包。四、古代相面术认为“天庭饱满”额头大,加上“三五达理纹”(人在动脑筋时额上出现的皱纹,南通人又称抬头纹),是高寿和智慧的人物特征。当然这些都是民间说法,根据科学,“寿头”现象要具体分析其原因。

让人费解的是,既然寿星、寿头是华夏民族传统公认的长寿吉祥象征,为什么在南通方言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俗语里,又将“寿头”喻指不知人情世故、易受愚弄欺骗

的人。这里的“寿”指“傻”“一根筋”“迂腐”“蠢笨”“拎不清”等贬义,成为迟钝、不精明、不知道为自己打算等的代名词,且还有“寿头寿脑”“寿头码子”“拆空老寿星”等衍生词。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发现有些此类人明显的特征是额骨特别大而耸,且额头上布满皱纹,与古代画像塑像中的“寿星头”有几分相像,于是戏称为“寿头”(州)俗,岁终礼神尚猪首,至年外犹足为饌。定买猪头在冬至前,选皱纹如‘寿’字者,谓之‘寿头猪头’。于是腌透风干,以备敬神之用。吴方言及扬州话、南通话中“寿头”之俗语,应源自此。

南通方言专家陶国良先生在《南通方言词典》里解释“寿头”是指“不通人情世故,做事不知道分寸”的人。苏州民俗文化研究者认为“寿头”是有程度等级的。偶尔“寿”一下,称为“有点寿”,进而“寿头式气”或“寿头怪气”,然后“寿”气奔涌,进入“寿满滴”的高级阶段;最后直入骨髓,“寿”气泛滥,衣服吸纳不住,沿着边、摆滴下“寿”水来,称作“寿得滴满滴(同“滴”)”。启东的老钟先生则说:“沙地话中的‘寿’还有一句骂人的话,‘寿头’即‘寿数到头了’,言寿快要死了。‘寿头’即‘死人’,咒人要死了。”(2018年5月16日《启东日报》)

生动有历史渊源的“寿头”一词有褒义有贬义,反正乐呵呵的寿星老儿宽宏大量好说话、笑脸相迎、和蔼可亲,既然意趣深远的“寿头”一词,长期活跃在大众的俗语口语里,就让它保留传承下去吧!

### 猪贩子

□秦合

贩子不要太多的流动资金,主要通过与农户建立信任关系来进行交易。濮家湾的猪贩到农家收猪只要给点定金即可,待他们从上海卖猪回来后再接清猪款。

有的猪贩起初是从至亲好友家中收购肥猪。如果想求大的发展,就找几个帮手帮助跑腿。这些帮手大多是能言善道、腿脚勤快、在村庄里有一定威信的人。他们对各个养殖户的情况了如指掌。猪贩就靠他们获得产地养殖情报。何况他们还有一

定威信,交易谈到关键时,就靠他们“拿弯转舵”定价格。猪贩对他们依赖很深,但做这个也没有多少回报,除了成交后被请去在卖猪户置备的酒席上吃一顿外,就是逢年过节时,猪贩会从外地购回洋杂货赠送以表谢意。若是猪贩被人骗了,血本亏空,这些帮手在村上也大丢面子。

总之,在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年代,猪贩子是连接养殖户、屠宰场和消费者的桥梁。



### 灯光球场

□严阳

我对如城有关篮球的记忆,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那时,在今天市中心的如皋文化馆南侧,有个“灯光球场”——这种球场也就是上方比一般的露天球场多出了两列照明灯,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看台,有的只是场地四周的两排水泥凳。但那时在这里,隔三岔五就有篮球比赛——进行得最多的是工厂之间的职工篮球队的比賽,其次是县队与县中队或者是如皋磨头机场部队的友谊赛,偶尔还会有县队与被邀请的邻县市的球队之间的比赛。

我哥哥是非常忠实的篮球迷。每次灯光球场有比赛,他一定会拉上我一起去看。那时的我们只有10来岁,个头又矮,即便是站在水泥凳上都未必能够看得很清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大人的腋下设法钻过去,挤到前排。通常说来,大人们会善意地摸摸我们的脑袋,冲我们笑一笑,侧过身,让我们过去。

记忆里,肉联厂有一个姓胡的球员的远投非常准,而煤球厂里的一位左撇子的运球功夫十分了得;在如皋磨头场部队的哪些小平头们中,有一个个头很矮但却很壮实的球员,搅局的本事堪称一流——在与我们的县队进行的比赛里,不少比赛大局看上去已经确定,可他往往能够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里,依靠突破上篮或者外围远投等方式力挽狂澜。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如皋矿山机械厂为了增强厂队实力而招进的一个吴姓的上海籍球员。据说此人曾经在专业体操队待过。他的动作非常灵活与协调,非常有美感。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如城的很多球迷曾经为一位堪称那个时代的巨人可能加盟我们县队的消息激动过好一阵。更为奇妙的是,此人还是我们家的邻居曹家的三小子。他身高达到了2米,当时身份似乎是知青。并且,我们还真的在灯光球场看到他亮过一次相。坦率地说,他的球技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这样一个巨人后来据说招工进了江南造船厂,成为上海工人篮球队里的一员。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如果这一信息真实的话,那么,或许他当年跟篮球明星姚明的父亲姚志源曾经是队友。

“文革”结束后不久,因为要建工人文化馆,灯光球场被拆除了;而在今天的安定广场东侧,另建起了一座新的灯光球场,带10来层看台。这里的比赛,我看得就比较少了一些。让我最为遗憾的是,自己距离成为新灯光球场上的“演员”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我作为如皋教育系统城区教工代表队的一员参加过全县教工篮球赛,在与另几个区队争夺决赛阶段资格的比赛里,因为净胜球少,失去了进军新灯光球场的机会。

今天,新灯光球场也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全民健身中心,内设舞厅、羽毛球馆、健身房、台球馆等,为收费性质。

说来真有些不可思议:几次搬家之后,最终我竟与30余年前,在小城以“神投”著称的那位原小城肉联厂的胡姓老球员成了邻居。只是,这一段历史早已被割断,小城历史上曾经的风云人物,也都隐没在尘世烟火之中。

### 骚扰电话

□王承舜

手机屏幕倏然亮起,瞥见一串陌生的手机号码,手不自觉悬在半空,究竟是快递小哥的来电,还是披着羊皮的推销员?这犹豫的0.5秒,恰是当代人独有的生存困境。

手机拦截功能日益强大,骚扰电话却像打地鼠游戏里的顽固角色,总能换着法子冒头。从早期的直接轰炸到如今号码伪装,他们深谙人性弱点——我们总怕错过重要信息,这闪烁的陌生来电便成了“薛定谔的猫”,非得接起来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

骚扰电话也在进化。早年的推销员尚带着笨拙的真诚:“请问您需要贷款吗?”话音未落他们的听筒已传来忙音。如今的话术却像精心设计的鱼饵,三秒内必须钩住猎物。

“您是尾号7128的机主吗?”不由心头一紧,脑中飞速检索是否有违章记录,是否信用卡逾期,对方却话锋一转,“您有一台POS机待领取……”

“您的积分马上清零,现在兑换空气炸锅还来得及。”察觉了我迟疑,对方突然转成痛心疾首的语气,“这么多积分您都不心疼?我都替您着急!”

某日正与客户视频会议,连续三个本地座机执着叩门。接起后竟是某地口音的“信用卡提额专员”,发现我态度冷淡,突然压低声音:“您最近在XX酒店的消费记录……”话音未落,我已把这虚实难辨的威胁逼退。

最绝的是那句“您能听到吗?”,堪称电话骚扰的“芝麻开门”,看似礼貌试探,实为确认猎物是否上钩。若您回一句“喂”,会立刻触发对方连珠炮般的攻势。某次我故意沉默,竟与对方展开长达十秒的静默博弈,直到电话那头传来窸窣的翻纸声:“王先生,我知道您在听……”活脱脱谍战片里的心理攻防战。后来我才知道,这招叫“声纹钓鱼”,沉默反而暴露了存在。

当骚扰电话进化成无孔不入的“数字刺客”,我也练就了见招拆招的十八般武艺。遇上“猜猜我是谁”的,便化身失忆症患者:“二狗子?翠花儿?是村口的刘师傅吗?”面对“中奖通知”,就戏精附体:“哎呀我上个月刚中五百万,这福气太满,得缓缓。”最绝的是某次银行推销,我深情演绎起《大话西游》的台词:“如果非要给这份贷款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电话那头沉默三秒,有时会传来客服小妹没憋住的笑声。

在信息洪流中,我们既是被困猎的羔羊,也是狡黠的猎手。那些此起彼伏的铃声像都市生活的背景音,编织着荒诞与真实交织的现代寓言。有一次在地铁里,听见邻座姑娘对着手机说:“您说的那个理财产品,能先解决我本月的花呗吗?”全车厢会心一笑的瞬间,我突然明白——或许我们都在用黑色幽默,对抗着这个被数据编码的时代。

某个加班的深夜,当我第N次挂断贷款推销电话时,手机突然收到条陌生短信:“王先生,我是白天给您致电的小米,能聊聊吗?”正准备拉黑号码,第二条信息紧随而至:“知道您不信,但能听我说完吗?”后面附着一张工牌照片,在像素模糊的影像里,女孩的黑眼圈比证件照编号更清晰。

后来才知道这是某网贷公司的催收新招,但当这个被KPI压垮的年轻人颤抖着说出“本月再完不成业绩就要被AI取代”时,我竟在深秋的寒风里听出某种荒诞的共生关系。我们都在与算法博弈,她是在数据牢笼里的西西弗斯,我则是躲避信息流轰炸的现代穴居人。

其实细想来,这些来电刺客何尝不是面镜子?欲擒故纵的话术总在追逐我们最焦虑的痛点:财富、健康、安全……当我们微笑着拆解这些套路时,或许正说明找到了与焦虑共处的方式。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早已练就了选择性耳聋的本事。就像小区门口见缝插针的传单,电梯里循环播放的广告,这些骚扰电话不过是数字时代的蝉鸣。它们越是聒噪,我们越是懂得珍视那些带着温度的对话——母亲的生活絮叨、老友的突然问候,还有快递小哥确认地址时的耐心。